

## 第四十四回 三法司勘問東方白 地方官搜擒錢月英

話說錦衣衛拿了東方白，星速赴京不表。

再言杭州百姓聽見鎖拿東方白，好生歡喜：這個瘟官也有今日！此番進京，一定殺頭，還便宜了他，該萬剮千刀，方消我們之恨。眾人與他何仇，這般恨他？一人聽見此言，哭將下來：“這個瘟官不把錢月英斷與花文芳，我的女婿也不得死。那日出斬錢月英，我女婿鬼使神差在家好好的，要去看出斬。那知遇著一個天誅地滅的強人，來劫法場，我女婿可憐一刀砍去半段，丟得我女兒無靠。如今累我養他，怎不叫我痛恨。”

不言百姓們唾罵他，再表錦衣衛將東方白，解到京師，繳還聖旨，交三法司勘問。刑部大堂這位老爺姓傅，名龍，乃高祖駕前功臣傅有德五代之孫。為人耿直秉公。不一時，大理寺李嘉與吏部大堂郭文進，一同到了。傅公迎入見禮已畢，郭文進同李嘉道：“年兄奉旨同審東方白，這案請傅年兄鞫問。”傅龍道：“年兄例該先問，小弟隨後。”當時三法司，陞了大堂，上面供著聖旨，九卿書吏，參見過了，分列兩邊。

郭、李二公，將東方白帶進，一聲報名，來到法堂，傅公道：“打開刑具。”眾役稟道：“犯官當堂開刑具。”東方白參拜聖旨已畢，跪於丹墀。郭公道：“東方白！聖上著你做了天子封疆重臣，為何不思報國，貪婪害民？”傅公道：“郭大人，不是這等問法，我等奉旨審他，如何枉斷硬配婚姻，劫了法場，殺了有職官員並官兵百姓人等無數，東方白你可實實招來！我等好去覆旨。”東方白道：“三位大人在上，容犯官細稟，犯官非是硬斷婚姻，錢氏原是花公子原配，後馮旭考文比花公子較勝，錢林又許了馮旭。”傅公大喝一聲道：“你這狗官，一派胡言支吾，怎麼錢氏原是花文芳之原聘，後嫁花門就該夫唱婦隨，如何反將公子殺死？劫了法場，殺死官兵？都是因此而起。”叫左右取大刑過來夾這狗官。

兩邊一聲答應，即時把東方白夾起，可憐往下一踹，東方白早已死去了。看官，你道東方白那裏知夾刑利害，他向日做都堂時，那曉得今日在三法司堂上受刑。當時逢迎花文芳，將馮旭夾打成招，祇望花太師陞任，誰知今日弄巧反成了拙。傅公見東方白死去，吩咐取涼水噴面，不一時東方白醒來，哼聲不止，叫道：“三位大人在上，犯官情願認罪。”三法司見他認罪，一一叫他書供，帶出收監，候旨發落。

就此復旨，天子見奏，龍顏大怒，傳旨著校尉到湖廣天門縣，將東方白家產盡行抄查存庫。將東方白發配口外充軍，到了半路而亡，這是東方白一段公案完了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再言馬雲、湯彪送得假小姐到了寧波地方，湯彪道：“馬兄，在此處分路了。”馬雲道：“待某家送到尊府，某家纔放心回山。”湯彪道：“此處到金華乃一水之地，尊兄放心回山。”馬雲祇得拜別，帶領八員健將，回東華山去不表。

湯彪帶著假小姐來到金華，進了自己府門，拜見過母親，假小姐進來拜見太太。夫人問道：“我兒，此位小姐卻是何人？”湯彪道：“此位小姐姓錢，名月英，是孩兒結拜兄弟馮旭之妻。因被花文芳謀婚，殺死奸人，代夫報仇，市曹行刑，多虧常兄救了性命，中途遇見孩兒，交與孩兒帶回家中。”太太聽了，道聲：“賢哉小姐！老身收為義女。”假小姐道：“蒙太太見愛，即請上坐，待女孩兒拜見。”彼此四雙入拜，又叫湯彪與小姐拜為兄妹相稱，拜畢，太太親生女兒比翠秀小一歲，名喚秀英，也來相拜，亦是姐妹稱呼。太太又吩咐家丁、僕婦人等叩見，俱以大小姐相稱。即便款待酒飯，筵席散後，即吩咐小姐就同秀英往後樓居住。

姐妹正是合機，二人終日拈弄筆墨，吟詩作賦，不覺過了個月有餘。那知有奉旨搜捉張大膽與錢月英的旨意到了，各省行文到各府州縣沿門搜捉。金華府張掛告示，曉諭軍民人等知悉：如有隱匿不報者，搜出一同治罪。不論紳衿仕宦人家，內眷不便搜捉，著該地方官飭令媒婆嚴行搜緝，不得視為具文。看官，你道此時無論紳衿仕宦人家，悉行穿房入室，逐一搜尋，不得漏網。告示一出，人人皆知。

湯彪聞得此信，即入後堂稟告母親，將此事細說一遍。太太喫驚問道：“這怎麼處？”翠秀在旁流下淚來，太太看見叫道：“我兒休要慌忙，大家想個主意，藏過一時纔好。”湯彪左思右想，並無藏身之處，湯小姐在旁叫道：“母親、哥哥莫慌！何在乎錢家姐姐一人，就是幾十個，孩兒也有藏身之處。”太太聽說叫道：“我兒你有何計策？快快說來，為娘的方纔放心。”

不知湯小姐說出何計，可能藏得假小姐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